

这里是《大眼睛》报编辑部，

里面来往着各色背景与性格的很口很口的少年儿童，

发生着一个又一个好玩有趣的故事。



非常大眼睛

潇潇 著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潇潇 著

非常大眼睛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常大眼睛/潇潇著. —福州: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2 (2004.8 重印)
(阳光男生女生丛书)
ISBN 7-5395-2326-3

I. 非… II. 潇… III. 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7640 号

非常大眼睛

——阳光男生女生丛书

作者: 潇 潇

出版发行: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http: //www. fjcp. com e-mail: fcph@fjcp. com

社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福州晋安文化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127 千字

印张: 7.25 插页: 6

印数: 5181—10230

版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8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ISBN 7-5395-2326-3/I·473

定价: 1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目录



FEICHANG DAYAN JING

新鲜出炉

1

绿绿一剑

30

独家新闻

53

盖·比尔茨

76

人小鬼大

98

星星坠落

122

到乡下去

142

孩子包包

164

差差差生

186

万能天才

2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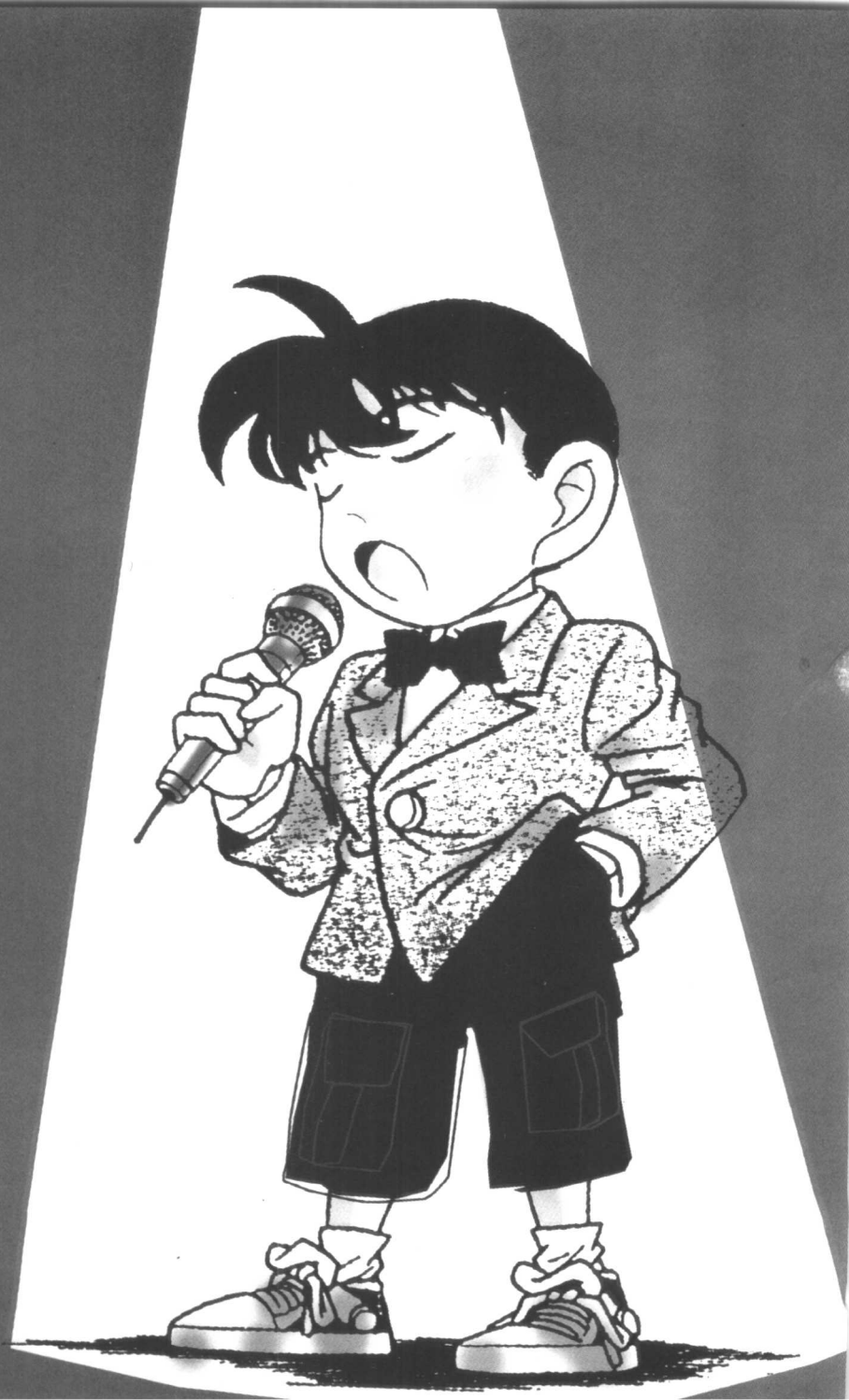


新鲜出炉

清早，太阳照进办公楼长长的过道上，让人觉得光线是弯弯曲曲的。

这个大房间里有点不一样。墙上、门上、书桌架子里……处处都可以看到很卡通很俏皮的一些图片，用新新人类语言来说就是很Q很Q。图片上多半是孩子的脸庞，一张张像早晨太阳般朝气蓬勃的脸庞。

建筑物和各个房间里的办公家具摆设都灰蒙蒙的，看上去相当陈旧，只有这个特别大的房间因了图片上孩子的脸庞，显得充



满快乐的情绪。两台电脑桌旁散乱地摆着一些资料、稿子，桌上还横七竖八躺了些铅笔、直尺……此时，它们正在宁静中等待喧闹的开场。

墙上圆钟上，机器猫的眼睛正左看右看，一下又一下。当指针渐渐拼成8点半这上班的时间时，人流填入了这幢楼的每一个角落。

楼梯口的一块带箭头的标志牌躲在一大堆标志牌中，并不那么显眼，它指向一个充满故事的地方。上面写着：

大眼睛编辑部

三楼 303 室

“大眼睛编辑部”这几个字使所有过往的人看到都不由得把眼睛睁大，不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是干什么的。

其实，很简单，是一家少年儿童报社，这份报纸叫《大眼睛》。

报社的负责人叫洪寿，他在自己办公室门上挂个大牌子，写着“总编室”3个大字，他就成总编了。现在“总”字比较叫得响，3个人合伙办公司，一个是总经理，其余两个就是副总。《大眼睛》报社比3人公司的人数要多几倍，洪寿自称总编也就不是徒有虚名的了。

少儿报社，记者、编辑有很多少儿——那都是业余的。经各学校推荐并经严格选拔的学生才有机会进入



《大眼睛》。小孩子们胸前挂着个“小记者”的牌子，神气得真像“无冕之王”。

小记者、小编辑纯属“客串”性质，报社里固定的、专业的记者、编辑都是成年人。与洪总不同的是，这些成年的编辑办少儿报，一律把自己弄得很少儿起来——比较优美一点的说法叫“富有童心”，不优美的说法叫“智商退化”。

现在，编辑部里大家各就各位，开始工作，井井有条，像每天一样。

“新闻！新闻！！”扁扁从外边喊着冲了进来。引得众人侧目相看。

扁扁是这儿的美编，从美术装潢专业出来的，由于学历只有中专，虽然在美术上很有天分，但终究没法跻身大型的美术设计项目中去，于是只能在这个小报社当美编，自己很无奈，也只能自我安慰：勉强也算专业对口吧。

扁扁形象长得十分不大义凛然，平时又好开玩笑，鬼头鬼脑的样子让人看着就觉得是个武侠电影中经常挨好汉拳打脚踢的那一类角儿。不过，扁扁是属于好汉们、特别是女好汉们拳打脚踢完了发现不对，会给他一点好话安慰使他顿时受宠若惊的那种。

柳丫笑着问：“怎么，你家斑点狗昨晚又搞恐怖活动了？损失惨重吗？”

大宾从一大叠信件稿子中抬起两块厚实如瓶底、圈多似弹簧的眼镜片，接过话茬说：“看这副样子，怕是你的猫又把鼠标咬坏了。”

大宾时常抱怨父母取名字时太不慎重了，如果取名“大将”，他就不至于老被别人叫过来叫过去，只有听指挥的份儿。大伙儿却认为，大宾如果少了指挥，什么事情到他手上都得乱套。可是，即便在众人不断进行指挥时，他也免不了把条理清楚的事情搞成一团糨糊。终于，大家明确了大宾的“定位”：如果有一阵子报纸不起色，“收读率”降低，就让大宾“主政”，组织一两期内容，糨糊一气，“收读率”就可能明显上升。

扁扁不理睬柳丫和大宾的嘲弄，他说：“编辑部的同仁们，这条新闻免费提供。不过月底拿了‘本月最佳稿件’的奖金可记得请我吃饭。”

说着，他拉了把椅子坐到柳丫边上。

“柳丫妹妹，告诉你一条重大新闻——昨晚看市电视台的综艺节目‘超级娱乐秀’了吗……”

柳丫是正儿八经新闻专业的本科生，只是在上大学时热衷于参加学校健美体操队，到处表演。本来她想以后改行当健美教练，可惜一次比赛中腿部严重拉伤。到大学四年级时，她才把专业课程恶补了一气。在这个《大眼睛》报社里，她觉得那一年的恶补全白用功了——因为没有任何一点新闻专业的知识在这里能用得上。不过，再怎么说，她也算是新闻的“正宗弟子”，在《大眼

睛》报社就成了各位“小编”的教练。

扁扁缠着柳丫说电视节目，柳丫不理他，因为她最烦的就是电视里的娱乐节目。

在报社一大群初出茅庐的“小编”们中，年逾不惑的瑛大姐显得特别善解人意而且比年纪轻轻的都更有热情。她见扁扁被冷落了，就来拯救他：“你说什么新闻？”

扁扁说：“你知道‘超级娱乐秀’那档节目吗？”

瑛大姐特别高兴说：“每一期都看的！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档节目。”

柳丫翻了翻白眼。

大宾说：“耍猴嘛，都一样耍，不就是唱歌比赛吗，叫什么‘超级娱乐秀’，把一个个小孩都整成那样，扭里扭气、花里胡哨的。”

扁扁不理睬大宾的褒贬，只跟瑛大姐说话：“昨天晚上决出一个新的擂主——平于丰，那个只有11岁的小女孩！”

瑛大姐显得更激动了：“我看了，我都激动得流眼泪的。那小女孩太漂亮了，真是太讨人喜欢了……唉哟哟，真是讨人喜欢啊！”

大宾说：“真是‘六宫粉黛无颜色’啊！”

柳丫忍不住斥责大宾：“什么话！把祖国的小花骨朵说成什么了？！”

大宾说：“只是比喻嘛，不要太计较。人家小姑娘

长得那么漂亮，歌唱得又好，小活宝啊！全国头条新闻……”

柳丫说：“什么叫新闻知道吗？有人在电视里唱唱歌也叫新闻？在报社工作，连什么是新闻都不知道，你不感到难为情吗？”

柳丫这话其实是说给扁扁听的。不过，扁扁一个美编，而且照大宾的说法，是个木头脑袋，他根本不在乎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新闻。

只有瑛大姐跟扁扁瞎起劲：“要和秀兰·邓波儿一样成为小童星了——对了，她还是我们这个市的呢！”

扁扁这才抖出“包袱”，他得意洋洋地说：“我认识她！她的外公就是我爸同一个单位的，不过退休了。但是现在她外公外婆家还和我们住在一个大院呢！我可以带各位记者去采访她的外公、外婆。”

柳丫对大宾说：“听到了吧，小孩唱几首歌，连她外公、外婆都成新闻人物了。”

大宾说：“还不止，跟她外公外婆住一个大院的所有人都是新闻人物呢。”

扁扁听着大宾的话，觉得自己总算没白说。扁扁觉得今天在编辑部自己就应该是个新闻人物。同院的小歌星出炉，他也有点飘飘欲仙的。

瑛大姐问扁扁：“那小童星叫什么名字？”

扁扁说：“平于丰——这是她外公给取的名字。”

瑛大姐惊讶地说：“平于丰就是真名呀？我以为是

假名呢。有人姓‘平’，少见。”

扁扁说：“有姓‘平’的，汉代有个丞相名叫‘平当’。”

大宾说：“呸，扁扁如此渊博，连汉朝丞相叫什么名都知道。真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

扁扁：“也不算渊博啦，听平于丰的外公说的。她外公也姓‘平’。”

瑛大姐说：“她外公也姓‘平’，那她爸、她妈是同姓？”

扁扁也觉得这不太可能，想了想说：“要不，就不是她的外公，是她的爷爷。爷爷跟孙女都姓‘平’。这就没错了。”

小编们都笑了起来，连柳丫也忍不住跟着笑了：“谁是谁还没弄明白，就来通报新闻了！”

扁扁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把大家都逗得哄笑起来，他也得意洋洋。

这时，一个满脸严肃的干瘦中年男子从门外进来，使得编辑部顿时鸦雀无声，大家纷纷挪椅子回到自己位子前，该干什么的干什么。这情景让傻子也猜得出：洪总来了。

洪总眼珠不太灵敏地四下扫了一圈，几乎不动唇地从喉间发出了含糊的声音：“编辑部的，都到总编室来开个会。”然后转头离去。

现在流行把办公楼叫“写字楼”，把几个办公室弄成

一个大的房间，中间用隔板隔起来。除总编室外，《大眼睛》只有这间大编辑部，文字编辑、美术编辑、编务、财务等等都放在一起。洪总刚刚叫“编辑部的”，是专指文字编辑们——通常，他们自称为“小编”。“小编”的意思，一是指大编辑部中的小编辑部，二是指他们几位都是出道不久的小字辈。

小编们顿时情绪黯淡，大家懒洋洋地起身，开始拉动桌椅，有人小声嘀咕：“又开会……累不累呀！”

但声音小得自己都难听见，毕竟是领导的指令要服从。

大家仍慢吞吞地往总编室去。

说起洪总，小编们没多少好话，都特不服他的水平。但是，洪总是通过公平竞争才坐到了《大眼睛》总编这个位子上的，这一点小编们不得不服。他的主要本领是经营。据说前任负责人很有学问、文章写得很好，但亏损得一塌糊涂，《大眼睛》都快瞎了。

洪总上任一年，报纸办得不如以前好，文章的水平降低了，但发行量却高了，扭转了亏损局面，这让大家百思不得其解。

这次开会的议题是关于暑期组织各校小记者采访活动的事——就是办一个夏令营，将小记者分成若干组，参观、采访，一起写出一篇属于孩子的“报道”。

第1天，洪总发表两个小时的讲话，内容是办夏令营。

第2天，洪总发表两个半小时的讲话，内容同上。

第3天，洪总发表3个小时的讲话，内容同上。

每天开会，每天都发表讲话，内容基本相同，只是为了补充一些细节或增添一两个注意事项，洪总却将所有种种都重新宣讲训导一回，会议总是拖泥带水，开得大家快要休克过去了。

《大眼睛》的会开着开着，暑假就到来了。

孩子们的欢乐时光开始了，《大眼睛》报社的小记者夏令营也开始了。

这一天，是“小记者”来报到的日子。

《大眼睛》编辑部楼前来了许多送孩子的家长。他们的坐骑或是自行车、摩托车，或是小轿车、面包车，将楼前堵了个水泄不通，楼里其他机构办公室的人叫苦不迭，频频来抱怨，但也无济于事了。

《大眼睛》报社已做了充分的准备，前前后后各项工作都考虑了一遍又一遍，生怕有什么缺漏，但办夏令营对这个《大眼睛》报社而言，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里外乱成一团。

这一天报到，所有的工作不过是让孩子签个名，领个胸卡（就是写了名字贴了照片挂在胸前的），领张活动时间安排表和一件印了“大眼睛”3个字的T恤衫。

但是，小编和其他工作人员没有估计到，来了一个孩子，也就跟着来了家长，平均每个孩子身边护着的1.5

个家长形成强大冲击波，将报社里里外外填满。

表格填重复了，胸卡一转眼不见了，T恤的尺码和孩子身材不对……什么莫名其妙的事都有，搅得大家眼冒金星，连平时说笑不停的扁扁也只够力气喘气了。

楼道上，一个微胖的小男孩倒是气定神闲，似乎控制着这里的一切。

这时，一位母亲带着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女儿从楼梯急步上来。

小男孩迎了上去：“阿姨好！您是带她来小记者夏令营报到的？”

母亲点头。

小男孩接着说：“我是小接待员。”说着亮了亮崭新的小记者胸卡。

“我负责在这儿通知后面到的家长，由于人太多，报到处改到六楼，六楼西头的会议室。”

母亲脸上笑开了花：“谢谢你，小同学。”又转身对她的女儿说：“看，人家小朋友多能干！”

“不用谢。”小男孩很公事公办地挥了挥手。

母亲仍连声道谢，拉着女儿上楼。

母女俩走到了六楼西头，那是个会议室，有很多人在里头。母女俩询问报到处在哪里，解释了好一会儿，才发现六楼根本没有《大眼睛》的报到处。再返回三楼，那位小接待员不见了，这才知道那小男孩是在捉弄人。

当母亲的哭笑不得，心里想，这小记者夏令营怎么

